鄒忠介公奏疏

鄭忠介公奏疏序

憶幼時侍先祖尚寶玄臺公竊見吉水鄒南皐先生所寄手書牋扇字體欹勁頗類鍾[illegible][illegible]無一語效世俗寒溫直落落寫其見道格言與憂時讜議耳尚寶

歿十餘年先生出山爲大僚卒
中時忌歸旋經逆閹褫奪至
今上初乃復職諡忠介茲刻鄒忠
介公奏疏則閩中林六長氏爲
評較以公之天下者也嗟夫士
當年少氣盛時排闥慷慨痛論

當世得失易爲耳及再起冷局
或懸美秩致之輒爲所動已而
田間日久驟晉九列斯時一身
名位無可復加而子孫世蔭之
戀戀又塡胸起矣忠介公三黜
不懼百鍊彌剛其通籍而即上

疏也與尚寶公先後同上疏而為江陵首輔糾奪情也與吾鄉吳復菴趙定宇兩宗伯同起為吏部而侃侃爭職掌也與吾鄉顧涇陽太嘗同退而閉門讀易糾仝人課性命也又與涇陽及

先祖同及再出爲總憲而預折逆閹之萌力扶善類之脈也又與吾鄉高景逸司馬同是何公生於江右數千里之外而虎嘯風生蟲鳴螽躍輒與吾吳中群賢有不論而孚之感也且茲人

子之于親與人臣之于君名義並重無可遷就緣飾以徇吾一人之私而拒人于頰舌江陵之輔幼主也不可謂無功而假兩宮之牽留恐墨縗而秉軸蠅頭舐血氣已不揚事何繇辨況其

薮賢妄殺豺聲已振公之所爭
豈徒在跬步之伸詘端欲以李
夷簡文彥博望江陵耳江陵之
目尚蒙而公之首已甘碎矣天
眷名賢頻蟄頻奮內絕輿援外
斷黨附初而江陵以專橫爲藉

脅既而他輔以旁落爲彌縫馴
致
光
熹間更以清明伏晦蝕公三立其
庭局三變而公自如至讀昭昭
靈靈青山啼鳥一疏 宋 毋爲之

掩卷徬徨所謂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且深識遠計有吾鄉與應山桐城數君子所未逮者故予謂公洵昭代之第一完人也先後有兩忠介一爲瓊崖之海一爲公海公自部曹一疏繫獄後

甫脫棘圍即晉棘座巖〻之氣不變而宇內望之自目懾氣奪惟公不然望傾巒貊而位仍下僚乍歷銓諫而旋淪宂廢譬之江河其噴薄奔赴同而瞿唐直下之勢與九曲之混茫殊譬之

松柏其鐵幹霜皮同而黎天拂雲之色與磊砢有節目殊其同者性也其同而未始不殊者遇也海公爲先尚寶師公爲友風流所被穆乎遐思六長氏以詩名家顧其標尚如此杜陵忠孝

之志彭澤寒泉之痛端於表揚
先喆中可想忠介疏艸蔽天壤
不磨即六長與之俱永矣

崇禎辛巳九日武進通家後
學薛寀序

鄒忠介公奏議序

吉水鄒忠介公奏議海內率有藏本閩士林君銓裒而梓之凡若干卷予龍讀而嘆曰大賢之生無古今其用舍殊者時為之也在昔皐稷伊傅之臣人主用

之乆扵其位逺者百年近者數十年道行扵當時澤流扵生民至其君臣相與告誡之言則史臣録之以示来世令之謨訓是也警懼戒勉之辭磨切其君者至深至切自非聖哲之主孰能

廓然無我尊信其道而不使小人與其間𢦏後世之君其好賢樂善非不如古也唯惡聞已過而安於晚近惡聞已過則苦君子之嚴正以為翹其失安於晚近則以君子之論為希濶而難

行況又有小人者從而媒孽之
君子嘗進用矣覺其難合則去
之已而見思亦嘗再用矣若曰
彼困衡之久或能姑從我亦云
可使乎既至而如故則終去之
是以三代而後君子每不獲用

即偶用而不獲久夫玉之貴者温而貞也鳳之瑞者文而威也使玉必去其貞而登席鳳必減其威而巢閣則何異於碔砆山雞哉而世每不悟可慨也已公自結髮登

朝即劾江陵公起復非禮杖戍
黔中越五年
顯皇帝親政錄言者拜公為諫官
居一歲復以言事罷當是時吳
門婁江四明山陰相繼執政公
嘗一起為吏部郎亦隨以遷去

自是棲遲林皐者三十年
貞皇帝即位詔起公田閒而
愍皇帝承先志拜公為大理卿為
少司寇以至御史大夫大用兵
然亦竟不久其位以去夫公歷
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

觀其進退以為治亂雖位登九列而計其前後立朝不滿數載何用之之難而舍之之易也夫以公之純忠一德道術通明使人主乘壯盛時置於寅亮之地責以輔弼之任則

必能彙升衆正咸熙庶績以尊
本朝萬曆之末可無嚚凌廢弛
之患及公之既老使能置之三
公論道之位皤皤黄髮日與人
主起居則天啓之際奸人近倖
尚有藜藿不采之忌而不敢亂

政而乃前戹於絳灌後阻於弘
石至不能一日安於交戟之下
嗟乎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
也文與而實不與者狐疑之情
也陽推而陰排者讒間之口也
夫以讕詖之說中不固之心而

以撼欲去之士此何異秋飈之於隕籜哉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此如桑中之疾栢舟也彼其為說曰是迂遠不近情非令可用夫夫也又私釣名而歸過於上夫迂遠者人主所不急

也帰過於上其所最忌也是故浸潤易行令公之封事具在方其為諫官吏部則以持大體崇吏治寬民力為本至於

憲宗之時天下多事公為大臣則勸以勤學遠佞拔不羈之才收

度外之士若其推賢讓能自少至老孜孜不倦蓋忠愛之至因時所急以期有益於國此豈迂遠難行翹君以自為名者哉夫公之章奏謨訓之亞也格人元龜非一世之用

神宗
憲宗知公不可謂不深而小人害
之未竟其用
今天子既錫公贈謚大顯崇矣使
搜故府之牘備乙夜之覽庶幾
用公之遺言而求如公之人則

公雖歿而道益彰是編安可少哉

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題蹋草

余爲此歸亦以撓計事真情

也乃得以學故得免歸予心暢

從涂諸友人遇而曰子兀上塞

庵久出而猶淪於世得去猶宜
縮景欣乎恬世以應擾閙中
斂筆付之寥觀張曰此是之
青山世業与子携手同歸可

矣世室因余遂稱之學乎

壬師季冬鄒元標題

叅較姓氏

潮陽吳仕訓

吳興周仲璉

慈谿馮元仲

海上何　剛

嘉興沈嗣選

候官陳元綸

常熟孫永祚

四明萬　泰

淮陰陳台孫

嘉興陳　恂

福安劉中藻

慈谿馮元飈

長洲李　楷

閩中陳肇曾

古吳葉　襄

嘉興徐肇森

海昌查繼佐

長洲錢位坤

錢塘姚奇胤

慈谿馮元飈

候官張利民

虞山瞿玄錫

嘉興陳　恪

武水錢　栴

南昌陳弘緒

西湖吳山濤

虞山孫　曾

慈谿馮京第

秀水鍾嶽立

嘉興黃　濤

常熟錢孫愛

仁和卓大丙

候官林元震

鄒忠介公奏疏目錄

卷一

卷三

卷四

鄒忠介公奏疏目錄終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一

吉水　鄒元標　著

慈谿　馮元飈

長洲　徐汧

虞山　趙士春　仝較

清江　楊廷麟

候官　林銓　評閱

論輔臣回籍守制疏　刑部觀政進士

臣于九月二十六日、閱輔臣張居正父喪、三

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欵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呶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

且乞罷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

西語爲江陵定評

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故聖世士蹈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毎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覊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慾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四大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今

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艸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形廷、投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然

不先禀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
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
覩黃河泛濫漂没。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
者。架蒿爲巢。啜水爲餐。目及至此。心慘魂飛。
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可。知。矣。黄。河。如。
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干
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
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

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
卽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
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旣去天下事
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
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
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
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
盡無所補哉臣伏讀

讜言謇諤
不虞攖鱗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
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
成矣、彌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
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
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

見真慮遠

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竊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縻爵

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縻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禍流搢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

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非常之人、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塟、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遑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

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巳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猶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目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入、欲襍乎

以忠孝責執政我朝亦有其人弟進士建言如公者少矣

其閒、何必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塟、當此淸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而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猶有深恨焉、

如見肺肝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覩湖廣道監察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弛一至于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眞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德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

如士楚者
尚有其人

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又不常矣。遡其原。士楚先之。士楚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臣忠悃如此。臣言可採、亟斥輔臣、速歸守制、侍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

錚然有聲

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非爲妾婦自愛其生乎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這廝狂躁可惡但上疏在前未見昨日諭內大議姑著炤艾穆例處治以後再有迷頑不悟的必遵

祖宗法度寘之重典不饒該衙門知道

附

吏部尚書臣楊博等、爲議處起用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西布政使司咨呈、起送原刑部辦事進士、今起用鄒元標到部、送司案呈、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孫繼先、題建言遣戍進士鄒元標、乞循資錄用、該本部覆議、候行取到部、隨大選除授部屬、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楊四知、題稱進士鄒元標、忠言蒙禍。投竄零丁。六年萬

里。百艾一生。茲奉召還、乞查照弘治時事例
置之臺諫、必有裨益、奉
聖旨、鄒元標著吏部查有相應員缺、即與除授
不必候大選、欽此、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
給事中有缺、舊皆類選後、止于進士內年三
十以上者考選奏補、欽此、及查鄒元標年三
十三歲、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萬曆五年
進士、本年十月奉旨謫戍、十一年正月奉欽
依起用、又查得缺吏科給事中一員、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進士鄒元標、危言正論、忠議凛
然、置之諫職、允合輿論、況謫戍遐荒、困衡已
久、奉旨即與除授、似不必又行考選、欲將本
官除授吏科給事中、恭候
命下、行令到任管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是

羈思慄然

○直抒膚見疏　吏科給事中

臣投荒萬里。母子睽隔、伶仃孤苦。日濱九死、甘瘞骨窮穴巖藪之中矣、迺荷隆恩、拔之沉淪、復齒縉紳、臣將母北征、期霑升斗以供菽水、復何他覬、不意

陛下俞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爲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爲沽名。今乾綱獨斷。聖政一新。

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摟自巖穴即杜口不爲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闇中和深自懲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昕夕循省念職事不可久虛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贛敬瀝百一夫談天下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要與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爲天下用哉故臣之

所談、其要惟在培君德、新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餙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概不敢以瀆聖聽、嶽嶽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屑涓滴、惟

陛下以臣言爲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體至大、丕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雜遝、心以聲移矣、欲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甘旨並

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際有可乘變倖得而乘之其機始于微眇其禍至于壽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

陛下履綦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

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順無欲之格言、研幾于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惰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即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

師來者、道

聖母還宮時、惓惓以

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
聖母至仁、
陛下至孝、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安、
聖母心安、
陛下之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
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

務首顧
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實為一體下毎願忠于上毎苦上之不達上毎求忠于下毎苦下之不誠此亡他堂陛勢懸而情意閒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為泰上天下地則為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繇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追我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照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爲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爲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爲盛事、
陛下昔在沖年、保傅必慎、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搉、許科道官旁爲糾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召

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
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
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
使惟當矣宜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眞也召對則讒
閻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
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窒礙難行臣
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確、英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逸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搢紳之所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然復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筵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于今重光矣。民財告匱、饑莩相望、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有請嚴懲貪吏者、其說甚具、臣則以爲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吏畏民安。不得其人。

係阿洪恣則吏驕民殘伏覩明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哉皇言下燭窮蔀茅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臣請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驕節敗度骫法徇私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第供奉輦轂係邇天憲迺臺臣弊則可爲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概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龐

臣思及此。未嘗不灑灑毛竪。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埽地。剝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橐。折儀千萬。視爲箄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賄餽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者旣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杼軸空虛。而饑餓者衆也。

今日流弊何嘗不然說到舉劾兩字三代人心不可復見矣

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脣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職事上耶、不待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止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蹌蹌、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公爲念、

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書弊端、倣

入臣大病異甚於異

正統宣德年間勑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同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俾坊所必建者關繫風化無得概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懾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矣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

同之見讀公數語可剖藩籬

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
爲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
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
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
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
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于聾求視
于盲也國初使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
恤民疾苦據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

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仕者突梯滑稽、脂韋絜楹、歡若管鮑、陰相排擠、臣不以為憂、臣所憂者、學術未明、而儒道大詘也、儒道大詘、始于上之摧剥、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刱書院、毀之誠是矣、迺概將先賢遺迹、一概折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偽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為憂、夫縱聰明

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即仁聖豈加於孔子
而睿知豈出于
陛下者哉、宋眞眞宗錫九經于州縣學較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概以僞學斥也、天之生才、囿于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眞僞、百僞之中得一眞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僞棄眞、是因沙廢金、因噎廢食矣、佛老之道、異于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

禮千百爲群琳宮梵剎遍滿郊埛士誦法孔
子譚說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澌滅殆盡亦忍
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書院不許
概棄是
陛下且欲衞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
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棫樸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
者衆如薛瑄陳獻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
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褆躬垂訓宛然濂洛

家法未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也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上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折過書院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概議修復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眞儒輩出然使
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出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卽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

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來、宜從所請
載在實錄、斑斑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
興文、未嘗不艷稱之、矧
陛下舉動、上法
祖宗、炤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
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
列在奏牘、亦既爛然、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
困愈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
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富强

約見得到
實備非苛

十分痛快
此輩尤當

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之名臣出而塡撫也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廑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寃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

點頭

二語切中膏肓

矣嚴懲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刮肉補瘡啼泣箠楚縲絏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于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

猶懼非才、乃今仕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旣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也、旣得如拱璧之在抱也、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爲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主、諸冒濫鑽刺軟熟可厭者、絕勿使竝進、其見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勑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

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田無立錐褐無完裳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戸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煢獨鰥寡顚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績造爲成册解院無視爲文具政

有此一跌益見精神

確論

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憂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登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所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

治、今日急務、誠莫有大于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倍珍嗇、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為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願

陛下崇厚澤以培國脈、廣仁愛以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慎名器、親君子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宗社衍靈長之慶矣、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

該部院看了來說

附

都察院廣西道案呈、刑科抄出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部院看了來說、欽此、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稱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各一節、除崇儒術事干禮部掌行、聽該部徑自題覆外、其肅憲紀、飭撫臣二事、該院職掌、相應議覆、爲照御史巡按一

方、憲紀攸係、畢能潔己奉公、自爾風清弊絕、先年一二按臣、聞有用賄納交、至滋物議、旋取敗黜、無容追論、聖政一新、官府肅清、時按臣未聞有此、但恐德意弗宣、餘習猶染、臣等正欲申飭、科臣復有此議、合無依議、再行嚴飭、以後諸差按臣、各務秉公持廉、以振風紀、激濁揚清、以肅吏治、贓罰銀兩、除解部備賑外、一毫不得私自取用、以實私囊、亦不許妄行餽送、以玷名節、若如按屬地方、有交際所

不容已者、但取成禮、不得過豐、坊肆有當建者、間一舉行、不得濫及、違者定行參論、憲綱一書、刊刻已定、不必再為糾正、但須着實舉行、至于巡撫專制各省、關繫尤重、然官以巡撫為名、尤以撫綏為尚、若徒嚴刻以就功、殊非命官之本意、科臣條議、良為有見、相應通行、各該巡撫、俱要顧名思義、崇惇大之體、盡拊摩之道、平居無事、則必均戶口、寬徭役、蠲不急之務、去繁苛之令、以為休養生息之本、

一遇水旱災傷、致有困苦、該省撫臣、即行司道、司道即行州縣、或請發倉廩以賑貸、或著行勸借以周給、但使流離之得所、不必盡如所議、措置而不拘于常、每于歲終、仍備查其縣賑過窮民若干丁、撫過流移若干口、著成效者定上考、事虛文者置明罰、因而據實奏報、登簿考成、仍咨吏部、凡遇巡撫員缺、慎擇直亮端方者、方推是任、苟非其人、不許濫及、臣等再炤撫按俱爲一體、舉事不宜同異、即

如問饋交接等禮。按臣既當節省。撫臣豈宜妄施。顛連困窮之民。撫臣既當存恤。按臣豈忍坐視。再乞天語申飭。皆務樽節愛養。庶憲紀益肅。撫臣得人。而吏治民生。均有裨矣。

萬曆十一年　月　日奉

聖旨是撫按官以肅吏治阜安民生為職都要正己率屬着實節省存恤以副委任今後如有仍前沿襲弊套不遵明旨你都察院并科道官查實參來處治

復言官以重國體疏　吏科

臣待罪該科、于本月二十二日、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周邦傑等、一本、為請宥言官以弘聖度事、未奉綸音、臣跼蹐靑塀、汗流竟踵、恨馮景隆不深自詳。致觸聖怒。又訟臣等積誠未深。而悟主亡繇也。雖然、有言必盡、有懷必吐者、言官之職也、山藏川納、海蓄淵停者、

聖主之仁也、景隆言是與否、諸臣所以救景隆

莊語可齋嚴威

者、言甚具、姑無論、臣所惜者國體耳。
陛下臨天下。布恩惠。納讜言。以利安元元爲事。海隅耆老。願須臾無死。見德化之成。一旦有此處分。其于聖德所損不小。矧臣等新列言職。或起自稿廢。或起自小吏。雖作其氣鼓其趣。猶懼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今觀景隆以言去國。其不目攝色變者幾希。後雖有大奸蠹大利害。誰肯逆盛意犯隆旨。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天下之事。習見者多眞。傳聞者少

說出主意乃文之大關鍵處

實事在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遠海去金陵數千里哉、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風聞、亦所可原也、大凡用人之力者、當安其心志、始得以展布四體、景隆以成梁故、不得安其位、臣等以成梁故、不得竭其志、成梁爲大將、諳國大體、必恇然不能安、恇然不能安、欲其綏帶邊陲難矣、李漢超爲關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强娶已女、及貸民錢不償者、郭進爲西山巡簡使、有軍較訟其不法事、宋太

引證確當

祖皆薄譴其人、而仍使之聞之、夫薄譴其人者、所以安將臣之心、使之聞之者、正欲以達軍中之情、說者以為御將得宜、成梁未知視李郭二將何如、景隆列在南諫、又非軍較可比

陛下既以薄懲激邊帥之心、又以臣等言而復其職、其於御將之恩、容諫之仁、詎不兩得之哉、臣一介末品、念

陛下以言用臣、職在繩糾、誼難尸素、矧

陛下智同大禹、機茲轉圜、又非尋常所可測萬

一者哉、

萬曆十一年九月　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酌量大臣進退疏　吏科

臣聞百官之所表儀者、在大臣、而大臣所係以爲世重輕者、在愼仕進之門、而高易退之節、其進不可使人有倖之者、倖之則效之者衆也、其退不可使人有疑之者、疑之則議之者多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故爲是致愼者、誠念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耳、古之君子、一辭而退、豈故爲是沽名哉、誠念高爵重祿、不可虛拘故耳、臣近見今陞南京戶部尚書

張其、進之太驟、則有可言者焉、其歷官爲人、具先年兩科臣疏中、臣不必毛舉、以傷雅道、但念其去年猶然一撫臣耳、未幾而吏部侍郎矣、又未幾而戶部尚書矣、任方數月、崇階累級、彼耆耈德宿望、足以讋服百僚、出奇畫策、足以結知明主哉、止緣本官囊槖盈溢、機知猾巧、多方鑽刺、躐躋卿貳、同儕羞與並列、善類懼其中傷、輿論未協、大負淸朝、夫行速者多蹶、盛重者覆餗、人雖不言、其何如爲自

處計也、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愼用以杜倖進之門者也、又難退如禮部尚書徐某、則有可議者焉、彼其策身之初、海宇已卜其無立朝之節矣、已而黃緣仕途、驟登清秩、雖雕蟲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議沸騰、難居寅亮之職、先是山陵事同、衆皆謂其義當速退、猶復靦顏就列、見幾明決謂何、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致仕以倡易退之風者也、愼進一某、匪獨爲其一人惜也、諸臣中冒濫如某者。僥

倖之心從茲而息矣。請退一其。匪獨爲其一人言也。諸臣中當退如其者。高尚之志。益自此決矣。臣又有說焉、辨官論材、當惟其品、材誠相胥、望重朝野者、其上也、奇材宏猷、以功能自見者、其次也、進則汶汶、退則憒憒、無所短長之效、抑又其下矣、六七年來、奔競成風、薰蕕雜進、一旦挽之、其勢誠難、臣竊謂耆舊者後進之楷範也、登崇老成、則躁進者有所矜式矣、恬退者奔競之藥石也、獎進恬退、則

奔競者有所懲創矣、何者、耆舊如蒼松翠栢

飽歷風霜、樹之明堂之上、眞足以壯大觀、恬

退如處子、貞婦幽靜閒雅、置之巧媚之側、眞

足以消逸志、臣管見如斯、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願勑銓臣、少留意焉、臣迹孤寡興、初

立朝端、豈不知二臣危機不測、獨念舉直錯

枉、臣之心也、亦臣之職也、終不敢以全身遠

害之故、負特達之知、汚諫諍之官、臣言愚戇

惟

陛下察之、

萬曆十一年十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推廣德意以澤蒼生疏 吏科

臣聞天地大德曰生。仰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帝王之所以仁覆天下也。仰體人君愛民之心以及萬民者、臣子之所以引君當道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明君、臯夔稷契之爲良佐。曷嘗不以澤被生民爲已任哉。

臣於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今歲暫免行刑、欽此、維時不啻諸囚喜若更生、白叟黃童、傳呼閭里、歌舞聖德、嵩祝聖

壽者、聲遍畿輔、臣伏思之、齊宣王不忍一牛。孟軻惓惓開導。謂其足以王天下。何者。一念。不忍之心也。

陛下天縱聖知、豈宣王可比萬一、兩歲免刑之心、眞不忍之心所感觸也、此一不忍之心。可爲堯舜。可爲禹湯。可建天地。可質鬼神。是在培養擴充之耳。培養之功、責在講幄。臣無容贅、乃所謂擴充仁術者、臣得言之、臣非創爲之說也、卽孟軻氏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酷吏殘民
剝心刺骨

海。善推所爲之謂也。臣聞刑罰者。聖王御世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也。往時循良諸吏。視民體膚。卽已體膚。視民財力。卽已財力。故閭里無愁嘆之聲。阡陌有充盈之積。近世則不然專務刻轢其民。民一被勾攝。痛加箠楚。有立死杖下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何吏痛而不德也。民一入公門。室如懸磬。有一詞而罪牘至百者。剝及宗黨。株及親戚。何民之無辜。至此極也。

陛下於此畿內。可殺之人。猶必矜而宥之。矧畿外諸人。有罪不至殺者。遭此荼毒。

陛下見之。其不忍之狀。又不知將何以爲情矣。

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勑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知

陛下之意。務先仁愛。以省刑輕罰爲先。庶幾哉囹圄空虛。而田野有餘積矣。然其弊有根。非可以朝令夕禁也。嚴刑生於重罰。重罰必至嚴刑。自近歲督責之法立。每歲解贓罰[illegible][illegible]

多、院司以此殿最郡邑、郡邑以此苛責細民
刑酷則法立。法立則名高、夫不議減解贓贖
之例、而寛考成之法、雖龔黄在事、勢不能禁、
故議減解贓罰之例、是今日惠養元元急務、
先是科臣王亮言之、所當亟為議處者也、或
者論未能遽減其額、臣竊謂廟堂寛一分之
惠、下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猶非致治清濁
之源也、禹泣罪人、痛百姓二心、夫是罪人。猶
非大犯名教云爾。今歲決單中、計子弟殺父

兄者、寔繁有徒、傷壞彝倫、大非細故、在昔仁賢得一郡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故其人雖往。而流風遺俗有存者、無論程朱之於扶溝南康。即文翁在西蜀。亦可覩記已。近時之所謂良有司者。一辦事之吏而已。其治在於期會簿書。間有見稱士紳者、以流連詩酒爲高致、談及名教事、則掩口竊笑、無惑乎風俗日汚、犯法者衆也、漢文帝曰、訓道以純、愚民陷焉、教未施而刑已加、朕甚憐之、董仲舒曰、移

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可見古之君臣未嘗不以教化爲大務。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勑下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知朝廷之意、務廣教化、凡訟關彝倫者、須痛自躬責、以移風易俗爲主、使民興敬讓之美、敦仁厚之俗、雖未必人人有君子之行。斯民耳目熟而良心生。刑措之風。庶幾可致矣。不然犯法者衆。

陛下即不行刑。不過一歲兩歲而止。後雖有不忍之心。終無以自遂矣。故省刑罰、務教化、誠擴充仁術之要道也、臣惟庶民之家、子孫茂衍、必祖先仁愛忠厚、故足以基世承之澤、則自有天下者、又可知已、

陛下寬仁大德、同符堯舜、臣願秉堅一心、無怠於終、乘此火燃泉達之機、馴致日新富有之盛、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若夫祖申商之餘知、襲一時之小效、國家元氣、從茲而索、非臣所

敢陳於君父之前也、躬逢
陛下好生、不以擴充之說進者、是負
陛下也、避時人迂愚之誚、曲學以阿世者、是自
負所學也、臣竊恥之、用是不避狂贅、敬獻愚
衷、惟
陛下鑒臣所言而施行之、臣不勝幸甚、
萬曆十一年十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附

刑部太子少保尚書潘　等爲恭覲

聖皇好生大德、懇乞天恩推廣德意、以澤蒼生事、貴州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吏科給事中鄒元標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到部、臣等看得鄒元標題　省刑罰、廣教化一節、爲照刑罰教化、二者爲治之大端、而明刑弼敎、其道未始不相成者也、我

皇上歲當審錄之期、再下停刑之詔、遡、俞科臣之請、廣行矜恤之仁、蓋惟恐民生之有寃、而示天下以省刑、惟恐德意之未溥、而示天下以崇教、大哉

皇上、明德慎罰、相須並用、眞足以澤蒼生而敷九有矣、乃猶阻於德意之未宣、而刑罰之未省者、豈期奉行者之未至耳、臣以爲刑之不省、非不可省也、嚴刑重罰、勢必相因、夫以科罰之多、而考成之令有以督之也、今之爲守

令者、解贖有例、積穀有數、在查盤則以此上下其考語、在院道則以此殿最其有司、而務爲迎合者、又爭先取足、以求獄夫賢聲、以致詞訟日繁、箠楚日刻、比較益嚴、而手足無措、詎知贖鍰雖積乎帑中、無辜已斃於杖下矣、是之謂以政殺人、無重辟之擬、而死者比比、眞足戕好生之德、而傷天地之和、宜科臣懇切而有請也、伏願勅下戶部、再加酌議、量減贖額、稍寛考成、則詞訟自寡、而民不苦於誅

求、勾攝自疎、而刑不濫於敲朴、庶乎閭里無愁苦之聲、阡陌有充盈之積矣、如是而有藉口於解贖之多、復肆行夫慘刻之政者、撫按官一以酷刑之律罪之、刑罰何有不省耶、臣又以爲敎之不行、豈眞不能行耶、立政有本、致治有原、夫非以美德之未孚、而徒以法制令之也、夷考古人有見爭奪之民、而閉閤以思過、惟其以身先、而不事於聲色耳、今日則士鮮羔羊之行、政祖申商之餘、以簿書期會

爲急務、催徵法律爲雋才、南康扶溝之政、果可得而復覩乎、此皆繇上乖而風俗日靡、俗汚而民行不興、無惑乎彝倫之攸斁、而罪人之實繁、誠如是科臣之所言者、恭候命下、臣等申飭撫按官遵行所屬、務正身以率物、崇節儉以化民、而又實心實政、布爲條教、以
皇祖之訓俗者、耳提而命之、移風易俗、視爲已任、一夫有罪、是曰予辜、則上有好禮之教、下多從義之民、雖未必人人盡君子之行、而法

亦不至於輕犯矣、而又有崇尚乎虛文、不先乎身教者、無按一以不職罪之、教化何有於不興耶、夫刑罰所以齊民也、省刑而天下無冤抑之民、教化所以導民也、敎行而天下皆向善之衆、庶幾乎協和之風、追美乎刑措之盛、

聖天子好生之意、旣淪浹於畿輔之內、而亦擴充於四海之外、所以基億萬載之祚、而衍無彊之休、端在是矣、

萬曆十一年　月　日奉

聖旨贓罰解部濟邊已有定例若撫按官奉公

節省何至病民着照舊其餘依擬

耿耿之思

敬采輿論共推士品懇乞查明錄用昭雪

疏　吏科

臣於本月初九日、閱戶科都給事中蕭彥疏、爲薦舉邊材、末因薦及數臣、以爲默移世道、維持士習、乞併掄擢、以風天下、臣三四讀末、嘗不服其卓識閎議、臣最駑鈍、曩年聞海內縉紳、有則古昔。譚先王者。輒手記心存之、拊膺衡茅。冀諸臣騤騤嚮用。已而覩其中道阨塞。心甚惜之。承乏該科、欲陳忠

陛下之日久矣、戚友止臣多言叢忌、臣蓄而未言、比見蕭彥疏、論深劉、觸臣愚衷、且進退人才、係臣職掌、臣感切不能自已、謹摅臣所覩記者、一一為

陛下陳之、臣所陳者。非敢謭謭然。執理學以必天下之才也。聖門英才。何其濟濟。敎列四科皆足名世。故有得聖道之眞傳者。有得聖道之猷為者。有以自守稱者。皆有功於斯道。亦臣所不棄也。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望高海

以下品題秋毫不爽非大有心人無此定見

宋原任國子監祭酒孫應鰲、敷經薦剡、無容復贅、訪得原任福建巡撫耿定向、洞徹道源力維名敎、以成就人才爲眞修、而質行式端乎表率、以康濟民生爲實學、而經畫允協於機宜、原任太僕寺少卿魏時亮、器宇溫粹、問學端平、恬約如處子、當官有不奪之操、貧素如儒生、居隱有自得之味、原任廣東按察使胡直、褆身端介、研道精深、志存海宇、動止必追古人、學博典墳、著作可垂來禩、原任雲南

參政羅汝芳，性資超脫，行誼高貞，惟道是慕，富貴功名，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否，不知其類。山西參政王時槐，秉心幽靜，賦器嚴凝，復性以為志，言行不詭於閑，湔欲以為功，生產不攖其慮。原任苑馬寺卿顏鯨，志趣高迥，識誼宏深，道欲追于古人，而不可以利染，行欲挺於當時，而不可以威搖。原任廣西副使劉應峰，秉意卓犖，抱識圓融，孝足以範閭里，而不忘心於聖學，才足以濟埏垓，而不濡

艸澤之間、於今不少

迹於權門、原任江西叅政周思敬、朴貞之性、端介之行。志切於扶世道。諷諭不顯其迹、學急於育人材、提撕不厭其勤。見任杭州府知府張振之、孤潔性賦。耿介天然、學稱考亭。回狂瀾於既倒、治效潁川。垂恩澤於去思、建昌府知府許孚遠、秉心端介、信道堅貞。與古爲徒、操不改於歲寒。視民如子。政每布乎春煦。未仕舉人劉元卿、抱物外之志節。蘊心上之經綸、風動一方。庶幾實踐君子。鳳翔千仞。可

謂高蹈遯民以上敷臣雖衇絡不齊造詣不一要皆卓然自立非弔詭以博名高者內耿定向胡直昭代淳儒白首一心宜加顯擢以興斯文張振之許孚遠齟齬仕途廿年有餘宜加優處以起頑懦臣信其不爲

陛下負也雖然臣亦豈能必諸臣悉諸衆口哉臣知其故矣古之學者知行合一以踐履爲實地今之學者專譚性命以圓機爲玅用此學術流傳之弊其人品之不容磨滅者固自

何今古之相懸可爲一慨

在也古之人其望人也厚厚必欲成人之美有一善者汲引之恐後惟懼其身之瀆也今之人其待人也嚴嚴必欲揚人之過有寸瑕者攻擊之無遺惟懼其名之成也諸臣之所以受議與人之所以議諸臣者當分任其責可也臣查諸臣中如魏時亮顏鯨曾經考察拾遺所以懲奸究風有位匪欲爲奸人報復計也

陛下以爲此二臣者公耶私耶公也明明國典

誰能議之令三尺豎兒知其寃矣傷正直之節沮好修之心臣切痛焉迺年考察臣等六七人被之矣幸

陛下明聖寒灰再燃臣等顯被之而顯錮之過幸得白諸臣陰逆之而陰斥之寃終難釋此臣日夜鬱結于心不能已于言也芻蕘可采伏乞勑下吏部念人才之難得憫幽抑之當伸應錄用者卽爲錄用應昭雪者卽爲昭雪諸臣生得彈冠於朝歿得俎豆於鄉甚盛舉

隨口吐出
慷慨之辭
滿紙浮動

也以臣靡言臣亦欲使四方聞之天下有不容泯之人心廟堂有不容靡之公論隱丘壑者篤志沉修被污衊者矢志考槃先遯有所恃而益勉後進有所欣而樂從未必非淬礪人心之一機也抑臣有深懼焉臣嘗見美玉矣遠望之溫潤而栗近索之不無瑕疵臣問之人曰斯玉何以稱美人教臣曰爾以無瑕求玉斯天下無良玉矣臣因悟知人之方亦當類此夫不以片瑕棄玉者斯玉無遺良也

望諸臣勉
旃心益熱
矣

不以一眚責人者斯野無遺賢也諸臣功成
一實臣無負知人之明諸臣自玷晚節在臣
不失為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惟願
陛下垂寬明之聽、鑒狂瞽之衷、在廷臣工、必有
知臣之所未知、舉臣之所未舉、接踵比翼於
熙明之朝者、愈出而愈奇也、臣不任拳拳之
至、

萬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四事陳忠莫善之道非可與日食不驗修表稱賀者語也

嚴加修省以答天心疏 吏科

臣聞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告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驚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

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本月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一時煨燼

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爲祥、不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歟、臣謹昧死陳爲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儒生迂腐之談、亦
不敢引窒礙難行之事、儻蒙畱神、國家幸甚、
臣等幸甚、
一曰係
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皆係

陛下一身、宜如何致愼哉、愼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葢言誠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爲、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爲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爲功。

陛下今一節嗇、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伏乞

聖裁、

一曰親臣工、臣聞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爲之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群臣欲糾正

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沮滯、下情塞鬱、徒牽制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玆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群臣所上章奏、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詢訪、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源委、揚搉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爲同、有替否而不以爲矯、

要共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
知所上三錄、召對其一、聞
陛下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率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
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
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爲請、
彼誠見理亂從玆而出故也。始臣等或起廢
畎畝、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平、乃未

眞誠懇惻
可達神明

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爲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者之右人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爲犧牲矣臣往讀晉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懽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譚而闇牆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

陛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謨嘉猷、盡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官爲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裁、

一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儆、明君固當恐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

小人情狀比比如是

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焉以求同惟蹇蹇以謀國今有大謬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閒以遊戲徵逐爲本業以流連詩酒爲高致而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爲

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不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殺今言可恤矣如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讐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爲

鬼爲蜮。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迹遍公卿。以軟熟爲工。以謀國爲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覩記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浣濯、仰追

列祖、臣猶有說焉、臣覩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爲百歲之計、今

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

慈宮、鼎建山陵、大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

西北飢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爲撙節。膏脂易竭。臣懼難繼矣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爲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脈、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算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爲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亦應之。言民能以氣上干。故也。匹婦含寃、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墻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凡幾矣。詿誤致譴。其若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凶豎、猶蒙貸死、况以皇室懿親。忍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凡幾矣。錮壯而老者。其情

仁人之言

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艸木羣生、皆能自樂、況內庭幽婦。忍使之孤埶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一物惟恐傷人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有司、於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萬曆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言官建白須審識大體和婉敬慎豈可任臆妄言鄒元標故以災變爲言內多疑君怨

上本當拿問重處姑以言官着降一級調用

該衙門知道

恭陳下悃懇乞改南疏　南兵部主事

臣于五月二十日接到邸報、蒙聖恩調臣吏部驗封司主事、自兵而吏、自南而北、係至尊而近日月矣、臣之遭逢、可不謂極隆盛際哉、臣望闕叩頭祝謝外、念臣有烏鳥私情、不容不灑陳君父之前者、惟

陛下垂聽焉、臣母羅氏、春秋六十七矣、往臣戍都匀時、臣母及臣兄與姊三人者、更相爲命也、自臣起家、將母北征、臣母身雖同臣行、而

敘母之言告君臣心自露

心常鬱鬱不樂、問其故、則兄姊睽違、無論交懽膝下、即通一平安字、隔數月始達、甲申春奉母南行、臣毋顏色始爲開霽、所久始加七箸、問其故、則家山伊邇、音問易通、臣兄欲省侍、不半月而到、邇復聞移官之報、臣母敎臣曰、子職言責、不殫乃心力、通達國體、務存渾厚、我以子不才、終拓落明世、

皇上在宥、三月內兩移官焉、是雨露之恩、不擇枯朽、日月之明、無間窮蔀、爾速俶裝、謹爾言、

愼爾行無以我故而持二心願爾為良臣歸與爾兄食貧吾寧也臣聞其言五內如絲夫臣與母方脫別離之苦得沾祿養之榮乃遽隻身就道昔人謂報國日長之義謂何而忍心絕裾也又臣聞盡臣事君有致身有修身鞠躬盡瘁展采錯事是曰致身收斂退藏素位而行是曰修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修身者實所以致身也仁君御臣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優之清華之秩置之掄材之

柯詞之曲而意之慨

地是用之用也需之歲月以老其才處之閒寂以堅其守是不用之用也用之用者憐其往不用之用者與其進臣自束髮有志問學遐荒六載孤陋無似往在都門一時仁賢彙集臣欲朝夕請益時叨言路非阻於形迹之疑畏則迫于應酬之鞅掌近在金陵職閒事簡時或杜門埽軌或就正有道方欲痛自刻厲消融其燥心而袪除其褊性若復移今官形迹之疑畏猶昔也職事之鞅掌猶昔也臣

身日惰臣學日損

陛下即欲用臣臣出之無本祇見其易窮矣且官無南北職無揀擇臣充一守道之心南之職方皆自效之地充一守官之心北之驗封無止息之期臣于榮辱進退之間籌之熟矣或有勸臣者曰臣所調者掄材之地也默助一正人則朝端生色陰扶一善類則蒼赤蒙福惡用是謭謭爲哉臣竊謂不然語云已立而後立人已達而後達人臣才不通方學未

適時。遽欲以立人達人。是令適越而昔至也。必無是矣。實用敢哀鳴

陛下、伏望聖鑒臣母子之情、念臣犬馬之衷、非繇矯飾、勑下吏部、仍照改南事例、俾臣得淬礪一官、臣敢不精白乃心、以圖報塞哉、先臣陳獻章云、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臣不勝惓惓俟命之至、

萬曆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鄒元標不准改南吏部知道

開口就來
不顧諱忌

藥石語

爲吏部堂上應詔陳言疏　時吏部主事

臣等仰承明問、誼不敢虛、事關職掌、諸臣亦旣談之詳矣、敬陳書生腐談、閑坐上請、倘蒙俞允、伏乞勅下該部、着實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一養君心、先正云、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日多。此善養心者格言也。今聞陛下後宮有專房之寵、十俊有燕游之好。不但親宦官宮妾已也。寵盛必貽憂宗社。狎甚必

與聞國政我朝遠過前代萬無內政一事惟是正德間有八黨之稱今有十俊之號其漸不可長矣伏望

陛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斯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而社稷靈長之慶亦永永有托矣、伏乞

聖裁、

一二辯政體、夫政體大端不過用人行政而已、然所以事得其理、而人得其職者、則公論其

工鍊而精深自是老成口氣

人觀大本事必慮終識高千古

本也此一人也胡乍而忠又乍而佞此一事也胡乍而興又乍而革邇者攻擊玉石莫辯眞同炎火水田一事刻印銷印何異兒戲伏乞勅下諸臣一時之權力有限百年之清議無窮少年之意見未練國家之大體當惜論一人也先觀其大本大本旣立餘皆可恕建一事也先惟其終始之不愼後將何觀此最今日時政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三清錢糧、今之言理財者，家家桑孔、持籌握算、更無餘策、竊謂不越節儉二字、夫所謂節儉、非漫言也、如織造燒造、已奉明旨、量爲蠲減矣。惟是內府供應。百孔千瘡。射東指西。神輸鬼役。如各監各局、各司各庫、歲派本色折色、太僕寺馬價、光祿寺供應、豈皆實數、往往內臣侵尅削求、私充囊槖、以小民脂膏。供埽除之奢侈。臣切惜之。伏望

陛下詔各監各局等衙門、祓濯乃心、以承德意、

邊鎮金錢仍是趙奉內臣費却何不言之

并望委科道部屬、素有風力各一員、與內臣詳為剔刷、如各項每年入若干、實用若干、剩若干、刻成一書冊、須有新命、永不許加增、廢國用有經、而財無冗費、是經國最急務也、至于邊鎮錢糧、每年登無冒破、內臣既有清楚、文臣獨無良心、其清查自易易矣、伏乞

聖裁、

四條蠧根、令民蠧不越查盤訪察二事、往往言之屢矣、然言者不已、而行者不休、則易敝

與聖人之言

哉。計各處撫按衙門、每年贓罰一十七萬一千七百兩、大半從查盤訪察而盈其數、今欲并查盤息訪察、在先減贓罰、贓罰數減、查盤自清、訪察自息、治病不求其根、病將復發矣

伏乞

聖裁、後戶部侍郎宋纁言之減贖金數萬前在省中亦言及此以與當路相阻故中格不行

五籌客兵、今天下非四夷之患、而客兵之患、如雲南莽酋、雖未知平否、臣恐莽酋平。而客

兵亂、何者、雲南所出、不足以供客兵之十一、各府運米至永昌、每石費銀三兩、米珠薪桂、勢將必至、嗷嗷號哺、職為亂階、伏乞勑下雲南撫按諸臣、客兵今日而聚、他日如何而散、至如貴州十一年、巡撫副都御史劉庠、奏添紅兵一千、廣東廣西冗兵猶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且時借南京戶部銀兩、協濟雲南、亦非事體、

祖宗以南京根本重地、常使藏銀有餘、以待不

眞可痛恨

時之需雲南有事移動戶部銀兩萬一南京
有事胡以應之此不可不爲之長慮也伏乞
聖裁萬曆十七年姚兵果亂提問總兵郭子龍調按察使姜忻
六禁騷擾炤得郵傳騷擾在在皆然則莫如
南京馬快船爲甚其進貢上供各色一船可
載也動以數船計裝載客貨脫逃抽分其一
船夫可三十名也動以百名計折乾凌轢不
勝苦楚凡所經過處官吏聞風而避閭巷蕭
然一空殊可痛恨夫馬快船之絡繹江河亦

知
祖宗慮變生不測。意深遠也。但國以民爲本。民得。其所變。將何生。民而流離。卽有舟楫。將復何之。合無敕下南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長計議、每年進貢船隻、該百船減半其數、仍差一風力御史、護送至灣、以免沿途騷擾、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兩得之矣。內官雖驁悍、然奉承言官、乃其素性、此禁騷擾之一端也。伏
乞

聖裁、後太僕卿魏時亮言之已南京兵侍言之卒未有堅行者以事關中常侍故也已兵侍顧章志言之弊稍清矣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一終